說苑/卷1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正諫

說苑
敬慎
作者：劉向

善說

存亡禍福，其要在身，聖人重誡，敬慎所忽。中庸曰：「莫見乎隱，莫顯乎微；故君子能慎其獨也。」諺曰：「誠無垢，思無辱。」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。詩曰：「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」此之謂也。

昔成王封周公，周公辭不受，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，將辭去，周公戒之曰：「去矣！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。我，文王之子也，武王之弟也，今王之叔父也；又相天子，吾於天下亦不輕矣。然嘗一沐三握髮，一食而三吐哺，猶恐失天下之士。吾聞之曰：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，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，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，人眾兵強而守以畏者勝，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，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；此六守者，皆謙德也。夫貴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，桀紂是也，可不慎乎！故易曰，有一道，大足以守天下，中足以守國家，小足以守其身，謙之謂也。『夫天道毀滿而益謙，地道變滿而流謙，鬼神害滿而福謙，人道惡滿而好謙。』是以衣成則缺衽，宮成則缺隅，屋成則加錯；示不成者，天道然也。易曰：『謙亨，君子有終吉。』詩曰：『湯降不遲，聖敬日躋。』其戒之哉！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。」

孔子讀易至於損益，則喟然而歎，子夏避席而問曰：「夫子何為歎？」孔子曰：「夫自損者益。自益者缺，吾是以歎也。」子夏曰：「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？」孔子曰：「否，

天之道成者，未嘗得久也。夫學者以虛受之，故曰得，苟不知持滿，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。昔堯履天子之位，猶允恭以持之，虛靜以待下，故百載以逾盛，迄今而益章。昆吾自臧而滿意，窮高而不衰，故當時而虧敗，迄今而逾惡，是非損益之徵與？吾故曰謙也者，致恭以存其位者也。夫豐明而動故能大，苟大則虧矣，吾戒之，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。日中則昃，月盈則食，天地盈虛，與時消息；是以聖人不敢當盛。升輿而遇三人則下，二人則軾，調其盈虛，故能長久也。」子夏曰：「
善，請終身誦之。」

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，孔子問守廟者曰：「此為何器？」對曰：「蓋為右坐之器。」孔子曰：「吾聞右坐之器，滿則覆，虛則欹，中則正，有之乎？」對曰：「然。」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，滿則覆，中則正，虛則欹，孔子喟然嘆曰：「嗚呼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！」子路曰：「敢問持滿有道乎？」孔子曰：「持滿之道，挹而損之。」子路曰：「損之有道乎？」孔子曰：「高而能下，滿而能虛，富而能儉，貴而能卑，智而能愚，勇而能怯，辯而能訥，博而能淺，明而能闇；是謂損而不極，能行此道，唯至德者及之。易曰：『不損而益之，故損；自損而終，故益。』」

常摐有疾，老子往問焉，曰：「先生疾甚矣，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？」常摐曰：「子雖不問，吾將語子。」常摐曰：「過故鄉而下車，子知之乎？」老子曰：「過故鄉而下車，非謂其不忘故耶？」常摐曰：「嘻，是已。」常摐曰：「過喬木而趨，子知之乎？」老子曰：「過喬木而趨，非謂敬老耶？」常摐曰：「嘻，是已。」張其口而示老子曰：「吾舌存乎？」老子曰：「然。」「吾齒存乎？」老子曰：「亡。」常摐曰：「子知之乎？」老子曰：「夫舌之存也，豈非以其柔耶？齒之亡也，豈非以其剛耶？」常摐曰：「嘻，是已。天下之事已盡矣，無以復語子哉！」

韓平子問於叔向曰：「剛與柔孰堅？」對曰：「臣年八十矣，齒再墮而舌尚存，老聃有言曰：『天下之至柔，馳騁乎天下之至堅。』又曰：『人之生也柔弱，其死也剛強；萬物草木之生也柔　，其死也枯槁。因此觀之，柔弱者生之徒也，剛強者死之徒也。』夫生者毀而必復，死者破而愈亡；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。」平子曰：「善哉！然則子之行何從？」叔向曰：「臣亦柔耳，何以剛為？」平子曰：「
柔無乃　乎？」叔向曰：「柔者紐而不折，廉而不缺，何為　也？天之道，微者勝，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；兩仇爭利，而弱者得焉。易曰：『天道虧滿而益謙，地道變滿而流謙，鬼神害滿而福謙，人道惡滿而好謙。』夫懷謙不足之，柔弱而四道者助之，則安往而不得其志乎？」平子曰：「善！」

桓公曰：「金剛則折，革剛則裂；人君剛則國家滅，人臣剛則交友絕。夫剛則不和，不和則不可用。是故四馬不和，取道不長；父子不和，其世破亡；兄弟不和，不能久同；夫妻不和，家室大凶。易曰：『二人同心，其利斷金。』由不剛也。」

老子曰：「得其所利，必慮其所害；樂其所成，必顧其所敗。人為善者，天報以福；人為不善者，天報以禍也。故曰：禍兮福所倚；福兮禍所伏；戒之，慎之！君子不務，何以備之？夫上知天、則不失時；下知地、則不。日夜慎之，則無災害。」

曾子有疾，曾元抱首，曾華抱足，曾子曰：「吾無顏氏之才，何以告汝？雖無能，君子務益。夫華多實少者，天也；言多行少者，人也。夫飛鳥以山為卑，而層巢其巔；魚鱉以淵為淺，而穿穴其中；然所以得者餌也。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，則辱安從至乎？官怠於宦成，病加於少愈，禍生於懈惰，孝衰於妻子；察此四者，慎終如始。詩曰：『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。』」

單快曰：「國有五寒，而冰凍不與焉；一曰政外，二曰女厲，三曰謀泄，四曰不敬卿士而國家敗，五曰不能治內而務外；此五者一見，雖祠無福，除禍必得，致福則貸。」

孔子曰：「存亡禍福，皆在己而已，天災地妖，亦不能殺也。」昔者殷王帝辛之時，爵生烏於城之隅，工人占之曰：「凡小以生巨，國家必祉，王名必倍。」帝辛喜爵之德，不治國家，亢暴無極，外寇乃至，遂亡殷國，此逆天之時，詭福反為禍至。殷王武丁之時，先王道缺，刑法弛，桑穀俱生於朝，七月而大拱，工人占之曰：「桑穀者，野物也；野物生於朝，意朝亡乎！」武丁恐駭，側身修行，思先王之政，興滅國，繼絕世，舉逸民，明養老之道；三年之後，遠方之君，重譯而朝者六國，此迎天時得禍反為福也。故妖孽者，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；惡夢者，所以警士大夫也。故妖孽不勝善政，惡夢不勝善行也；至治之極，禍反為福。故太甲曰：「天作孼，猶可違；自作孼，不可逭。」

石讎曰：「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，國君不可以不慎也！妃妾不一，足以亡；公族不親，足以亡；大臣不任，足以亡；國爵不用，足以亡；親佞近讒，足以亡；舉百事不時，足以亡；使民不節，足以亡；刑罰不中，足以亡；內失眾心，足以亡；外嫚大國，足以亡。」

夫福生於隱約，而禍生於得意，齊頃公是也。齊頃公、桓公之子孫也，地廣民眾，兵強

國富，又得霸者之餘尊，驕蹇怠傲，未嘗肯出會同諸侯，乃興師伐魯，反敗衛師于新築，輕小嫚大之行甚。俄而晉魯往聘，以使者戲，二國怒，歸求黨與助，得衛及曹，四國相輔期戰於鞍，大敗齊師，獲齊頃公，斬逢丑父，於是懼然大恐，賴逢丑父之欺，奔逃得歸。弔死問疾，七年不飲酒，不食肉，外金石絲竹之聲，遠婦女之色，出會與盟，卑下諸侯，國家內得行義，聲問震乎諸侯，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為來，尊寵不武而得之，可謂能詘免變化以致之，故福生於隱約，而禍生於得意，此得失之效也。

大功之效，在於用賢積道，浸章浸明；衰滅之過，在於得意而怠，浸蹇浸亡，晉文公是其效也。晉文公出亡，修道不休，得至于饗國，饗國之時，上無明天子，下無賢方伯，強楚主會，諸侯背畔，天子失道，出居于鄭。文公於是憫中國之微，任咎犯、先軫、陽處父，畜愛百姓，厲養戎士，四年政治內定，則舉兵而伐衛，執曹伯，還敗強楚，威震天下，明王法率諸侯而朝天子，莫敢不聽，天下曠然平定，周室尊顯，故曰大功之效，在於用賢積道，浸章浸明，文公於是霸功立，期至意得湯武之心，作而忘其眾，一年三用師，且弗休息。遂進而圍許，兵亟弊不能服，罷諸侯而歸，自此而怠政事，為狄泉之盟，不親至，信衰誼缺，如羅不補，威武詘折不信，則諸侯不朝，鄭遂叛，夷狄內侵，衛遷於商止。故曰：衰滅之過，在於得意而怠，浸蹇浸亡。

田子方侍魏文侯坐，太子擊趨而入見，賓客群臣皆起，田子方獨不起，文侯有不說之色，太子亦然，田子方稱曰：「為子起歟？無如禮何！不為子起歟？無如罪何！請為子誦楚恭王之為太子也，將出之雲夢，遇大夫工尹，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，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：『子大夫何為其若是？吾聞之，敬其父者不兼其子，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，子大夫何為其若是？』工尹曰：『向吾望見子之面，今而後記子之心，審如此，汝將何之？』」文侯曰：「善。」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，誦三遍而請習之。

子贛之承，或在塗，見道側巾幣布擁蒙而衣衰，其名曰丹綽。子贛問焉，曰：「此至承幾何？」嘿然不對。子贛曰：「人問乎己而不應，何也？」屏其擁蒙而言曰：「望而黷人者，仁乎？睹而不識者，智乎？輕侮人者，義乎？」子贛下車曰：「賜不仁，過聞三言，可復聞乎？」曰：「是足於子矣，吾不告子。」於是子贛三偶則式，五偶則下。

孫叔敖為楚令尹，一國吏民皆來賀，有一老父衣麤衣，冠白冠，後來弔，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，謂老父曰：「楚王不知臣不肖，使臣受吏民之垢，人盡來賀，子獨後來弔，豈有說乎？」父曰：「有說，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；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；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。」孫叔敖再拜曰：「敬受命，願聞餘教。」父曰：「位已高而意益

下，官益大而心益小，祿已厚而慎不敢取；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。

魏安釐王十一年，秦昭王謂左右曰：「今時韓魏與秦孰強？」對曰：「不如秦強。」王曰：「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？」對曰：「不如孟嘗芒卯之賢。」王曰：「以孟嘗芒卯之賢，率強韓魏以攻秦，猶無奈寡人何也？今以無能如耳魏齊而率強韓魏以伐秦，其無奈寡人何，亦明矣！」左右皆曰然，申旗伏瑟而對曰：「王之料天下過矣。當六晉之時，智氏最強，滅范中行氏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，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，不滿者三板，智伯行水，魏宣子御，韓康子為驂乘，智伯曰：『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也，乃今知之；汾水可以灌安邑，絳水可以灌平陽。』魏宣子肘韓康子，康子履魏宣子之足，肘足接於車上，而智氏分，身死國亡，為天下笑。今秦雖強不過智氏，韓魏雖弱，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，此方其用肘足之時，願王之必勿易也。」於是秦王恐。

魏公子牟東行，穰侯送之曰：「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，獨無一言以教冉乎？」魏公子牟曰：「微君言之，牟幾忘語君，君知夫官不與勢期，而勢自至乎？勢不與富期，而富自至乎？富不與貴期，而貴自至乎？貴不與驕期，而驕自至乎？驕不與罪期，而罪自至乎？罪不與死期，而死自至乎？」穰侯曰：「善，敬受明教。」

高上尊賢，無以驕人；聰明聖智，無以窮人；資給疾速，無以先人；剛毅勇猛，無以勝人。不知則問，不能則學。雖智必質，然後辯之；雖能必讓，然後為之；故士雖聰明聖智，自守以愚；功被天下，自守以讓；勇力距世，自守以怯；富有天下，自守以廉；此所謂高而不危，滿而不溢者也。

齊桓公為大臣具酒，期以日中，管仲後至，桓公舉觴以飲之，管仲半棄酒。桓公曰：「期而後至，飲而棄酒，於禮可乎？」管仲對曰：「臣聞酒入舌出，舌出者言失，言失者身棄，臣計棄身不如棄酒。」桓公笑曰：「仲父起就坐。楚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之時，司馬子反渴而求飲，豎穀陽持酒而進之，子反曰：『退，酒也。』穀陽曰：『非酒也。』子反又曰：『退，酒也。』穀陽又曰：『非酒也。』子反受而飲之，醉而寢。恭王欲復戰，使人召子反，子反辭以心疾，於是恭王駕往入幄，聞酒臭曰：『今日之戰，所恃者司馬，司馬至醉如此，是亡吾國而不恤吾眾也，吾無以復戰矣！』於是乃誅子反以為戮，還師。」夫穀陽之進酒也，非以妒子反忠，愛之而適足以殺之，故曰：「小忠，大忠之賊也；小利，大利之殘也。好戰之臣，不可不察也！」

羞小恥以構大怨，貪小利以亡大眾；春秋有其戒，晉先軫是也。先軫欲要功獲名，則以

秦不假道之故，請要秦師，襄公曰：「不可。夫秦伯與吾先君有結，先君一日薨而興師擊之，是孤之負吾先君，敗鄰國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。」先軫曰：「先君薨而不弔贈，是無哀吾喪也；興師徑吾地而不假道，是弱吾孤也；且柩畢尚薄屋，無哀吾喪也。」興師。卜曰：「大國師將至，請擊之。」則聽先軫興兵要之殽，擊之，匹馬隻輸（輪）無脫者，大結怨構禍於秦；接刃流血，伏尸暴骸，糜爛國家，十有餘年，卒喪其師眾，禍及大夫，憂累後世，故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。

魯哀公問孔子曰：「予聞忘之甚者，徙而忘其妻，有諸乎？」孔子對曰：「此非忘之甚者也，忘之甚者忘其身。」哀公曰：「可得聞與？」對曰：「昔夏桀貴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不修禹之道，毀壞辟法，裂絕世祀，荒淫于樂，沈酗于酒，其臣有左師觸龍者，諂諛不止，湯誅桀，左師觸龍者，身死，四支不同壇而居，此忘其身者也。」哀公愀然變色曰：「善！」

孔子之周，觀於太廟右陛之前，有金人焉，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：「古之慎言人也，戒之哉！戒之哉！無多言，多口多敗；無多事，多事多患。安樂必戒，無行所悔。勿謂何傷，其禍將長；勿謂何害，其禍將大；勿謂何殘，其禍將然；勿謂莫聞，天妖伺人；熒熒不滅，炎炎奈何；涓涓不壅，將成江河；綿綿不絕，將成網羅；青青不伐，將尋斧柯；誠不能慎之，禍之根也；曰是何傷？禍之門也。強梁者不得其死，好勝者必遇其敵；盜怨主人，民害其貴。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，故後之下之，使人慕之；執雌持下，莫能與之爭者。人皆趨彼，我獨守此；眾人惑惑，我獨不從；內藏我知，不與人論技；我雖尊高，人莫害我。夫江河長百谷者，以其卑下也；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；戒之哉！戒之哉！」孔子顧謂弟子曰：「記之，此言雖鄙，而中事情。詩曰：『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』。行身如此，豈以口遇禍哉！」

魯哀侯棄國而走齊，齊侯曰：「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？」魯哀侯曰：「臣始為太子之時，人多諫臣，臣受而不用也；人多愛臣，臣愛而不近也，是則內無聞而外無輔也。是猶秋蓬，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，秋風一起，根且拔也。」

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，其音甚悲，孔子曰：「驅之！驅之！前有異人音。」少進，見之，丘吾子也，擁鐮帶索而哭，孔子辟車而下，問曰：「夫子非有喪也？何哭之悲也。」丘吾子對曰：「吾有三失。」孔子曰：「願聞三失。」丘吾子曰：「吾少好學問，周遍天下，還後吾親亡，一失也。事君奢驕，諫不遂，是二失也。厚交友而後絕，三失也。樹欲靜乎風不定，子欲養吾親不待；往而不來者，年也；不可得再見者，親也。請從此

辭。」則自刎而死。孔子曰：「弟子記之，此足以為戒也。」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。

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，懼然曰：「不逢時之君子，豈不殆哉？從上依世則廢道，違上離俗則危身；世不與善，己獨由之，則曰非妖則孽也；是以桀殺關龍逢，紂殺王子比干，故賢者不遇時，常恐不終焉。詩曰：『謂天蓋高，不敢不跼；謂地蓋厚，不敢不蹐。』此之謂也。」

孔子見羅者，其所得者皆黃口也，孔子曰：「黃口盡得，大爵獨不得，何也？」羅者對曰：「黃口從大爵者不得，大爵從黃口者可得。」孔子顧謂弟子曰：「君子慎所從，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。」

修身正行，不可以不慎：嗜欲使行虧，讒諛亂正心，眾口使意回，憂患生於所忽，禍起於細微，汙辱難湔灑，敗事不可後追，不深念遠慮，後悔當幾何？夫徼幸者，伐性之斧也；嗜欲者，逐禍之馬也；諛諛者，窮辱之舍也；取虐於人者，趨禍之路也，故曰去徼幸，務忠信，節嗜欲，無取虐於人，則稱為君子，名聲常存。怨生於不報，禍生於多福，安危存於自處，不困在於蚤豫，存亡在於得人，慎終如始，乃能長久。能行此五者，可以全身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，是謂要道也。

顏回將西遊，問於孔子曰：「何以為身？」孔子曰：「恭敬忠信，可以為身。恭則免於眾，敬則人愛之，忠則人與之，信則人恃之；人所愛，人所與，人所恃，必免於患矣，可以臨國家，何況於身乎？故不比數而比疏，不亦遠乎？不修中而修外，不亦反乎？不先慮事，臨難乃謀，不亦晚乎？」

凡司其身，必慎五本：一曰柔以仁，二曰誠以信，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，四曰恭以敬，五曰寬以靜。思此五者，則無凶命，用能治敬，以助天時，凶命不至，而禍不來。友人者，非敬人也，自敬也。貴人者，非貴人也，自貴也。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；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，有與天滑；吾嘗見高山之崩，深谷之窒，大都王宮之破，大國之滅；吾嘗見高山之為裂，深淵之沙竭，貴人之車裂；吾嘗見稠林之無木，平原為谿谷，君子為御僕；吾嘗見江河乾為坑，正冬采榆葉，仲夏雨雪霜，千乘之君，萬乘之主，死而不葬。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，小人敬以除其刑，奈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！

魯有恭士，名曰機氾，行年七十，其恭益甚，冬日行陰，夏日行陽，市次不敢不行參，行必隨，坐必危，一食之間，三起不羞，見衣裘褐之士則為之禮，魯君問曰：「機子年

甚長矣，不可釋恭乎？」機氾對曰：「君子好恭以成其名，小人學恭以除其刑，對君之坐，豈不安哉？尚有差跌；一食之上，豈不美哉？尚有哽噎；今若氾所謂幸者也，固未能自必，鴻鵠飛沖天，豈不高哉？矰繳尚得而加之；虎豹為猛，人尚食其肉，席其皮；譽人者少，惡人者多，行年七十，常恐斧質之加於氾者，何釋恭為？」

成回學於子路三年，回恭敬不已，子路問其故何也？回對曰：「臣聞之，行者比於鳥，上畏鷹鸇，下畏網羅；夫人為善者少，為讒者多，若身不死，安知禍罪不施。行年七十，常恐行節之虧，回是以恭敬待大命。」子路稽首曰：「君子哉！」

此西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